

蒋子龙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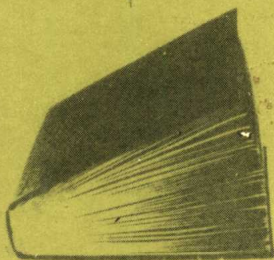
蒋子龙自序

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催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



第一卷

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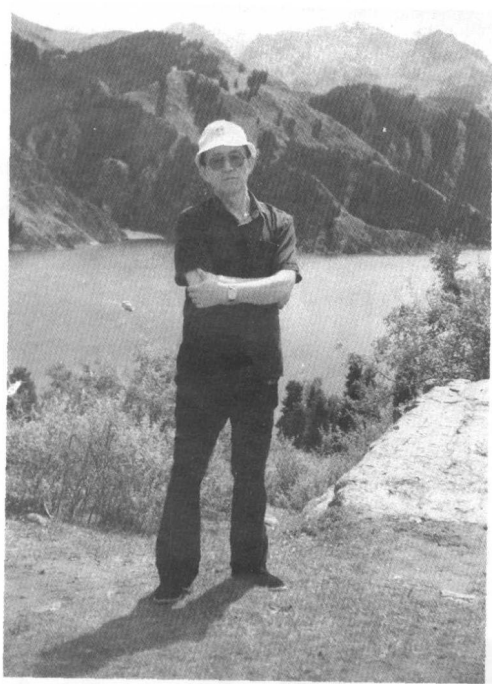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我？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蒋子龙文集





1990 年在崂山



1992 年在天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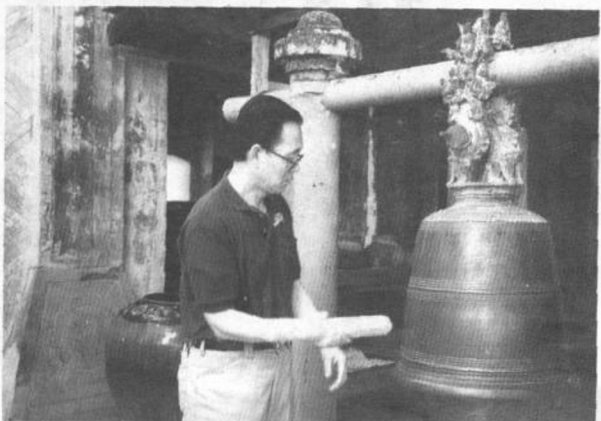
HAY 60 / 01



1991 年为人题字



1991 年与陈国凯夫妇参观深圳民俗村



1993 年在佛寺撞钟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

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50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该是中国的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做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作为出版者、作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

式，为中国文学做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形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的“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时，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这套文集，它都是我的一种自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

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收在文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

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自1984—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渗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作者 1994年2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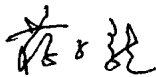
第一卷说明

作者重视长篇小说，且毫不掩饰对《蛇神》的喜欢，到目前为止自认它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所以把两部长篇小说编在第一卷。

长篇小说不可以没有思想。《蛇神》表达了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以及对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索。小说发表后在《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上展开过讨论，讨论应该说是心平气和的。

《子午流注》想表现人与自我。在被作家重视的评论家中，只有波兰的一位华裔作家写长信来认为它比《蛇神》写得好。这部书的单行本印出来正好是1989年的5月，当时文坛的兴奋点已不在文学上了。

作者自觉这一部小说写得匆匆忙忙，不放松，没有展开。当时对长篇小说敬畏多于热爱，只是觉得应该写。全不像现在，毫无敬畏，只是喜欢长篇，想尽快完成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也许这才是创作长篇的最佳状态。



1994年2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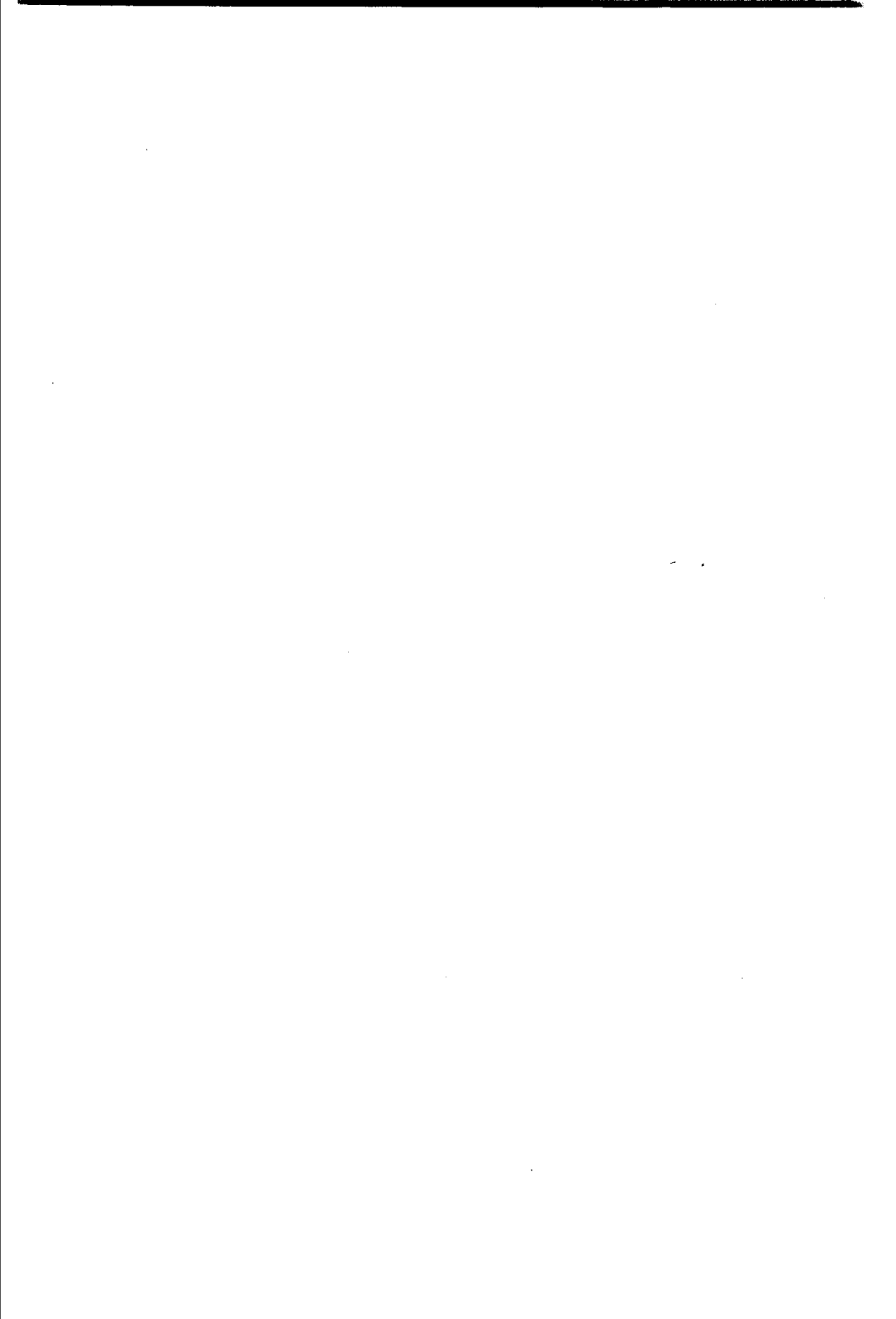
目 录

-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1)
自序 作者 (1)
第一卷说明 作者 (1)

长篇小说

- 蛇神..... (1)
子午流注..... (377)

蛇 神



序

历史和现实像两条缠在一起厮咬恶斗的蛇，从混沌初开打到人类文明的尽头（假如文明有尽头的话）；从天堂打到地狱（假如有天堂和地狱的话）。

现实之蛇一口咬住历史之蛇的脑袋，三吞两咽就将历史吃进去一大截。历史却决不甘就范，虽成现实之蛇的腹中食，却在现实的肚子里乱咬一气，甚至把现实的胆吞进嘴里，再拼命甩着尾巴，将现实之蛇卷了起来。

死的是历史，但闪闪发光。想忘记它不可能，想不看它也办不到。

现实之蛇虽然内部受伤，丢了苦胆，仍然生吞活吃，死缠不放，蜿蜒前行。

我是属龙的。每天晚上却看到有无数条蛇向我袭来。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对毒蛇倒充满了感情：“能透骨搜风，

蛇神

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癩癣恶疮要药，入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

据说蛇肉、蛇血、蛇胆、蛇蜕、蛇皮、蛇蛋、蛇粪、蛇头、蛇尾、蛇眼睛、蛇睾丸等均可入药。蛇毒更为珍贵，可治血栓病，遏制癌的转移，当然也可以杀人。

现在的故事之一

一路都是触目惊心的提示——“←V V急弯直上”、“/V V V连续急弯”；一路都是惊叹号——“危险！”“窄路！”

好心的山里人还嫌这样提醒不解气，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干脆竖起一块块大标语：“前面易翻车！”、“前面常出事故！”、“替你的家人想想吧！”……

这不是人走的路。当初是山鬼跳舞蹈出来的一条小道。只有铁弓岭的人才相信，这些可怕的路牌绝不是危言耸听，可以说是由在此丧生的人们的亡灵建起来的。只要能引起司机的注意，让玩轮子的人别打盹儿，别走神儿，别眼花，别开快车，别急转弯，无论用什么词句吓唬他们一下都不算过分！在这样的山间土道上，死亡是一瞬间的事。然而死亡后的麻烦事却很多。汽车可以不要了，死者的遗物也可以马虎，但尸体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何向亲属交待？四百里铁弓岭号称“动物的乐园、昆虫的王国”，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深山老林里都十分不妙，何况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那就更惨！

尽管如此，世上不怕死的人仍然层出不穷。

白色面包车就像一个发疯的精灵，在这鬼跳舞的山道上仍然